

世俗趣味隨意

最近日常生活改變，不用趕上班，卻多了閱讀的時間。牛津版《四手聯彈》成了我帶在身邊，非常喜歡的一本書。

「四手聯彈」即鋼琴雙人合奏，作者是章詒和與賀衡方。近年來，章詒和經常出現在香港的報刊雜誌上，每逢看到，我都仔細閱讀。她的文字耐讀，很有味道，但她講的一些政治或者戲劇人物，有些我並不了解。對於政治，我一向冷漠，中國戲劇——京劇或崑劇，雖然喜歡，但只知皮毛，認識不深。反而是這本《四手聯彈》，「世俗趣味隨意」，非常合我胃口，讀得津津有味。

每一篇都是短短的，沒有刻意呼應或唱和。大部分文章都是隨心所喜，信手拈來。這樣不為寫而寫的散文，最見作者性情。但是，要寫好短文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有時比長的文章還要困難。因為長能藏拙，短卻不能。寫好短文，要有以下條件：讀書夠多，敏於思索，有豐富的經歷和閱歷，天馬行空聯想開去，又可歸結到一點，當然還有一樣極為重要：要有好的文字。讀這樣的文字，好像聽作者閒談，娓娓道來，很輕鬆，卻又很有意思，有點像品管香味撲鼻的佳茗，一口一口齒頰留香。

不信請試讀下列短文——《黑夾白》《為你瘋狂》《先天稟賦，後天學養》《錢鍾書之「閨世」》《阪東玉三郎》《吳哥的絕世微笑》。



「老」了真好

好久沒見面的阿英來了紐約，幾個老同學約了見面。「真好，都是老樣子。」這麼說時，阿英眼睛掃過我們每個人。大家以為素有烏嘴之稱的她改了性，她接下去說的却是：「真的啊，都是老了的樣子。」我很不得立刻去照鏡子，仔細看清楚自己到底老成了什麼樣子。其實，出門之前我已照了半天鏡子。跟長久不見面的老朋友聚會，不知出於什麼心理，特別想找出一些自己年輕時的樣子。一向不怎麼打扮的我，竟然在臉上抹好幾樣化妝品，連胭脂都抹了。

正鬧着，小籠包上來了，我們七隻筷子齊飛，阿新還把蒸籠裡剩下的一枚也連忙夾到自己碟子裡。阿英吃完包子後說：「我們現在的表現，真正的，都是老樣子。」這時侍者端上幾碟冷盤，我先嘗一塊燻魚，味道不錯。我心滿意足地說：「老了實在好。不怕人說老，也懶得跟人搶包子。」圓圓接着，更把連心之論發揮得淋漓盡致，她說：「一老的好。跟老朋友碰面，洗個臉就行，衣服也不用換。」我們聽了都對着她笑。確實，她出門可以不換衣服，因為她一向居家如出外，衣履鮮。至於說不打扮，那完全以爲我們都老眼昏花到了極點。她那張臉，散光加近視的我，都確知是消耗了不少脂肪，而且她今天的口紅、眉毛、眼膏的着色還加重了許多。阿英說：「一老了確實好，有人瞎說，我們就亂聽。」

小縣城的大官

雲家洛

雲家洛，小鎮地處偏僻，那酒店全鎮最好，天色已晚，去哪裡宿一宵？還是先醫肚子再說，就在該酒店的餐廳，我們見到了包起全酒店的大官們。他們是自治州某局的官員，老遠開車到這偏遠小鎮搞旅遊聯歡。很先進的管理方式，同事間維繫感情，促進和諧，真的很重要。不過，這些半私人性質的聯誼活動，應否開政府車輛，住政府酒店？

歌舞聲中，我們近距離觀察席上佳餚，大盤小碟，三十多盤菜，飲宴近尾聲，茶餘幾平原封不動，大夥兒在飲白酒，一瓶又一瓶茅台下肚，興高采烈。我們今晚要落街頭，如何是好？找到酒店經理理論，他竟說，這酒店其實不對外開放。你不對外開放，又接受我們預訂，你說只招呼政府官員，那麼前台的價目表給誰看？還有時鐘房，三小時一百八十元，都是給誰享用？最離譜是，政府豎立的路標，處處宣揚西部大開發，要發展旅遊，要待客至誠，現在用這種態度對待旅客，豈非自打嘴巴？

一切爭論都是徒勞，酒店門外突然大放煙花，歡迎領導到訪指導。我們這群鄉民，最後住進了一間「大酒店」，房間簡樸，廁所所有臭味，沒有熱水，又不能去，牆上有八隻蒼蠅。

雲家洛

雲家洛，小鎮地處偏僻，那酒店全鎮最好，天色已晚，去哪裡宿一宵？還是先醫肚子再說，就在該酒店的餐廳，我們見到了包起全酒店的大官們。他們是自治州某局的官員，老遠開車到這偏遠小鎮搞旅遊聯歡。很先進的管理方式，同事間維繫感情，促進和諧，真的很重要。不過，這些半私人性質的聯誼活動，應否開政府車輛，住政府酒店？

歌舞聲中，我們近距離觀察席上佳餚，大盤小碟，三十多盤菜，飲宴近尾聲，茶餘幾平原封不動，大夥兒在飲白酒，一瓶又一瓶茅台下肚，興高采烈。我們今晚要落街頭，如何是好？找到酒店經理理論，他竟說，這酒店其實不對外開放。你不對外開放，又接受我們預訂，你說只招呼政府官員，那麼前台的價目表給誰看？還有時鐘房，三小時一百八十元，都是給誰享用？最離譜是，政府豎立的路標，處處宣揚西部大開發，要發展旅遊，要待客至誠，現在用這種態度對待旅客，豈非自打嘴巴？

一切爭論都是徒勞，酒店門外突然大放煙花，歡迎領導到訪指導。我們這群鄉民，最後住進了一間「大酒店」，房間簡樸，廁所所有臭味，沒有熱水，又不能去，牆上有八隻蒼蠅。

雲家洛

雲家洛，小鎮地處偏僻，那酒店全鎮最好，天色已晚，去哪裡宿一宵？還是先醫肚子再說，就在該酒店的餐廳，我們見到了包起全酒店的大官們。他們是自治州某局的官員，老遠開車到這偏遠小鎮搞旅遊聯歡。很先進的管理方式，同事間維繫感情，促進和諧，真的很重要。不過，這些半私人性質的聯誼活動，應否開政府車輛，住政府酒店？

歌舞聲中，我們近距離觀察席上佳餚，大盤小碟，三十多盤菜，飲宴近尾聲，茶餘幾平原封不動，大夥兒在飲白酒，一瓶又一瓶茅台下肚，興高采烈。我們今晚要落街頭，如何是好？找到酒店經理理論，他竟說，這酒店其實不對外開放。你不對外開放，又接受我們預訂，你說只招呼政府官員，那麼前台的價目表給誰看？還有時鐘房，三小時一百八十元，都是給誰享用？最離譜是，政府豎立的路標，處處宣揚西部大開發，要發展旅遊，要待客至誠，現在用這種態度對待旅客，豈非自打嘴巴？

一切爭論都是徒勞，酒店門外突然大放煙花，歡迎領導到訪指導。我們這群鄉民，最後住進了一間「大酒店」，房間簡樸，廁所所有臭味，沒有熱水，又不能去，牆上有八隻蒼蠅。

雲家洛

雲家洛，小鎮地處偏僻，那酒店全鎮最好，天色已晚，去哪裡宿一宵？還是先醫肚子再說，就在該酒店的餐廳，我們見到了包起全酒店的大官們。他們是自治州某局的官員，老遠開車到這偏遠小鎮搞旅遊聯歡。很先進的管理方式，同事間維繫感情，促進和諧，真的很重要。不過，這些半私人性質的聯誼活動，應否開政府車輛，住政府酒店？

歌舞聲中，我們近距離觀察席上佳餚，大盤小碟，三十多盤菜，飲宴近尾聲，茶餘幾平原封不動，大夥兒在飲白酒，一瓶又一瓶茅台下肚，興高采烈。我們今晚要落街頭，如何是好？找到酒店經理理論，他竟說，這酒店其實不對外開放。你不對外開放，又接受我們預訂，你說只招呼政府官員，那麼前台的價目表給誰看？還有時鐘房，三小時一百八十元，都是給誰享用？最離譜是，政府豎立的路標，處處宣揚西部大開發，要發展旅遊，要待客至誠，現在用這種態度對待旅客，豈非自打嘴巴？

一切爭論都是徒勞，酒店門外突然大放煙花，歡迎領導到訪指導。我們這群鄉民，最後住進了一間「大酒店」，房間簡樸，廁所所有臭味，沒有熱水，又不能去，牆上有八隻蒼蠅。

來港購物

來港購物，一是人民幣升值了，八十七塊人民幣當一百塊港幣用，來香港買個一千萬元的房子，折合人民幣八十多萬，只憑兌換率就賺了百多萬。難怪近年來想在香港置業的內地富人增多，頻頻組團來港購房。

一般朋友多只來買點家裡需要的小商品。按計算器，只憑人民幣升值的優勢，也能賺點小利。每個家庭每天不可缺的廁紙，同是一個廠家的產品，廣州一袋十卷人民幣賣二十九元，香港一袋十二卷裝，五十二港元兩袋。還有近年家家與穿的一種塑料拖鞋，內地平均價是七八元人民幣，香港明碼實價八港元。兩個數據一比，內地價比香港貴多了。某些商品若遇上減價，真是皆大歡喜的便宜。這就可解釋為何那麼多內地朋友來港購物了。

還有一個重要原因，就是近年內地揭發出很多偽劣食品、藥品，對民眾造成一定的傷害，人們對一些產品缺乏信心，便趁旅遊之便來港購物。一河之隔的深圳、東莞、寶安等地的民眾，更是早出晚歸，專程赴港購物。下午五六點的九廣鐵路火車上常可見到那一帶口音的男女，大包小包地滿載而歸。

難禁的誘惑

阿濃

青少年對性好奇，是很自然的事。即使思想開放的父母，也不一定主動跟兒女談性。中學生在學校偶然有機會聽家計會或老師上一節性教育課，卻總是語焉不詳。圖書館和書店也有這方面的書，但孩子們總是不好意思借閱和購買。當孩子們在電腦上搜尋資料做功課時，會忽然出現一些奇特的畫面，上面有赤身露體的男女，擺出古怪的姿勢，做出奇怪的動作。青少年的心怦怦跳了，他們知道這就是色情網頁，如果上去瀏覽，就會看到他們想知道的、而師長和家長沒有說清楚的真相。這是很大的誘惑，他們只要用滑鼠一click，就可以看到那神秘的畫面。之前可能彈出一個問題：你夠十八歲了嗎？此時家中無人或房門緊閉，又沒有人查身分證，真能誠實地承認自己未成年而退出網頁的又有幾人？

問題就此來了，色情網頁所顯示的，是異常的、誇張的、變態的，這就向青少年灌輸了錯誤的性知識。意志力薄弱，不想給父母知道，這種觀看色情網頁的行為會漸成癖好，難以戒除。甚至發展為性犯罪。如今社會風化案有增無已，不能說與此無關。也有軟件可以過濾色情網頁，但青少年的電腦技術遠勝父母，他們要打破禁制十分容易，父母卻蒙在鼓裡，你說怎麼辦？

老了好

王渝

好久沒見面的阿英來了紐約，幾個老同學約了見面。「真好，都是老樣子。」這麼說時，阿英眼睛掃過我們每個人。大家以為素有烏嘴之稱的她改了性，她接下去說的却是：「真的啊，都是老了的樣子。」我很不得立刻去照鏡子，仔細看清楚自己到底老成了什麼樣子。其實，出門之前我已照了半天鏡子。跟長久不見面的老朋友聚會，不知出於什麼心理，特別想找出一些自己年輕時的樣子。一向不怎麼打扮的我，竟然在臉上抹好幾樣化妝品，連胭脂都抹了。

正鬧着，小籠包上來了，我們七隻筷子齊飛，阿新還把蒸籠裡剩下的一枚也連忙夾到自己碟子裡。阿英吃完包子後說：「我們現在的表現，真正的，都是老樣子。」這時侍者端上幾碟冷盤，我先嘗一塊燻魚，味道不錯。我心滿意足地說：「老了實在好。不怕人說老，也懶得跟人搶包子。」圓圓接着，更把連心之論發揮得淋漓盡致，她說：「一老的好。跟老朋友碰面，洗個臉就行，衣服也不用換。」我們聽了都對着她笑。確實，她出門可以不換衣服，因為她一向居家如出外，衣履鮮。至於說不打扮，那完全以爲我們都老眼昏花到了極點。她那張臉，散光加近視的我，都確知是消耗了不少脂肪，而且她今天的口紅、眉毛、眼膏的着色還加重了許多。阿英說：「一老了確實好，有人瞎說，我們就亂聽。」

無甚得着

平

作者在香港成功商界名流，從一手創辦的蒙歐國際公司(Mid)退下，後來更索性把手頭的股份賣掉，一心一意享受退休生活。作者是個創意的企業家，卻急流勇退，在事業發展到巔峰時退下，投身社會活動，去澳洲讀了個藝術研究碩士學位，閒來還學繪畫、學書法和學音樂，優哉游哉，羨煞旁人。總以為書中自有金石良言，談談他如何挖深洞廣積糧作準備退休生活，如何發掘自己對音樂和繪畫的潛能好充實退休生活，現今如何安排退休後每天的時間，繼續發出光輝。

書讀後有點失望，內容其實只是鍾晉洋在不同地方寫過的文章的編排，有點鬆散，不是逐步向我們介紹他為何要一早就計劃退休，如何計劃。退休後的生活是否有意識安排，如何在娛樂、公益事業和興趣之間取得平衡。他只是東拉西扯，書中主要是個人的心得，隨手寫下，未經有機結合。

不明白香港某些出版商的心態，以名人出書作號召，當然招徠有術，但書是否受歡迎，能否再版，主要還是靠內容靠編輯。散亂文章結果，怎可能引起讀者的興趣？

回歸書和電影

黃子程

讀畢某一批書。這份有如中醫開藥的書目，是否真的能醫學問上的百病、滿足精神上的安慰、應付社會上的需求？何妨由「鄉間一書翁」來試試效能。

以此奇想告吾友，共謀一策，並謂「一人電影學院」，閣下優而為之，此「衡」既「自驕」復「自謙」，因電影學院就是他，而他也變成了一間小小電影院了。誰要取電影指南，他必能滿足所求，甚至誰需要人生慰藉（較高層次的慰藉，非慾念者），他也可以教你看哪一套戲，看戲解人人生鬱結，讓大導演指導你，使你脫離苦海，大徹大悟。